

## 话语标记的语用、心理和交际功能的交互性研究

殷治纲

**摘要** 为探讨会话过程中语言、心理、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本文以话语标记的关联理论和会话“交际链”模型为理论依据，以“嗯”“啊”类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该类话语标记具有的语用、情绪、认知、交际四方面的功能、分布及交互性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语用功能在情绪、认知、交际等不同维度上具有不同的区别性特征组合；（2）情绪激活度和话语标记发音响度、复杂度呈正相关；（3）情绪层与认知（相信—怀疑）层、交际（接受—拒绝）层不存在明显相关性，但认知层和交际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话语标记，语用功能，情绪，认知，交际，交互链

### An Interactive Study of Pragmatic, Psychological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s

YIN Zhig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guage, psychology and social behaviors in human conversations, this paper adopted the *Relevance theory* of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model of *Communication chai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of the discourse marker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pragmatic,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different pragmatic functions have differe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emotion,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 emotional activ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ud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pronuncia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s; and (3) there are no obvious cor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 dimension and cognition (belief-doubt), communication (acceptance-rejection) dimensions, bu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on dim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Key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Pragmatic functions, Emotions,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hain

#### 1. 引言

话语标记，主要是指出现在现场即席话语中，用以标记话语连贯，传递话语互动信息的语言（如“嗯”“啊”“那个”）及非语言手段（如“点头”“身势”等行为手段）[25]。

以往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是从语用功能角度出发的，并形成了两大阵营：以

Schiffirin、Redeker、Fraser 等英美研究人员为首的连贯理论（Coherence Theory）派认为，话语标记语的主要作用是使话语或者语篇更加连贯，将话语单元在各个层面上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展现出来，给话语理解提供指引[13][15][17][18]。而以 Blakemore、Jucker 等为首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派则认为：话语标记连接的不是话语单元，而是语境假设；它们的作用是对话语理解进行

语用制约，明示语境假设，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可能付出的努力[1][2][3][4][5][14]。

以上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承认话语标记的限制功能（constraining function）和功能的多样性。两大阵营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关联理论突破了语篇连贯这一层面，将话语标记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人类认知心理的高度，强调它们能对听话人的认知推理过程加以制约，引领听话人走向最佳关联[21]。

不过，虽然关联理论已经认识到了话语标记具有的心理认知功能，但是目前从心理认知、交际行为等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的多层面综合研究还非常少。因此，我们决定以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话语功能、情绪认知和交际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功能及交互作用。这一研究不仅可以带动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性研究，还对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性研究有借鉴意义。

## 2. 研究概述

###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实际对话中的“嗯”“啊”“呃”“哎”这类表音性（或叹词性）话语标记（以下简称“嗯”“啊”类话语标记）。该类话语标记有以下特点：

- (1) 相对于“这个”“那个”“然后”等由词汇演化出来的话语标记，该类话语标记更彻底地摆脱了字面语义可能的约束，因此具有更广泛的使用范围和更丰富的功能特性（参见第 3 部分话语功能类型数量）。
- (2) 由于形态简单、无字面义，该类话语标记几乎很难从词汇形态方面分析出有效信息。它们承载的信息功能绝大多数由语境决定，通过语音、语调等手段来表达。
- (3) 鉴于上述原因，它们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很难被自动处理，但由于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它们又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语言现象。Dingemanse 等学者的研究 [10] 认为这类话语标记（如 huh）在世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并且和生活中那些

无意义的“咕噜声”又有本质区别，其功能重要性使其足以独立构成词汇范畴。

综合以上特点，“嗯”“啊”类话语标记成为一种有独立特性的话语标记现象，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研究关注。

下面是一个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发布的汉语普通话自然口语对话语料库 CADCC（Chinese Annotated Dialogue and Conversation Corpus）的对话实例，画下画线的部分就是该类话语标记。

A: 呃，一月七号，然后是十一号，就上星期四。

B: 嗯。

A: 上星期四，呃，就是在学校就可以拿到结果了。

B: 嗯。

例 1：话语标记现象举例

### 2.2 理论模型

与独白口语不同，对话是一个动态交互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两名（及以上）参与者。随着话轮的交替，双方不断转换“听”“说”角色，并伴随着话语、行为、认知和情绪等信息的交互，形成链状模式。我们把该模式叫作会话的“交互链”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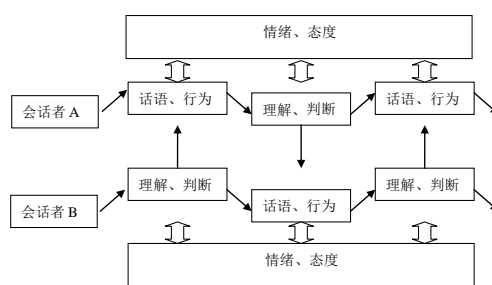


图 1：会话进程交互链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链状序列只是一种简化的模型，真实会话过程往往更加复杂。尤其在面对面的会话过程中，由于音频（语音）、视频（表情、姿态等）等多模态通道的存在，会话交流实际上是在多个通道上同

时进行的复杂过程。例如，当说话人在说话时，听话人虽然没有说话，但其姿态、表情可能已经表明了态度，并对说话一方产生影响，而说话人在观察到对方的态度时可能会及时调整当前说话内容。不过从语言学层面来说，会话过程大致可以认为是按照图 1 所示链状序列交替开展的。

以往对口语会话的语言学研究大多数是从话语功能等视角开展的，但是关联理论以及 Fox Tree 等学者的研究[6][8][11][12]分别从理论和实验角度指出了话语标记具有认知心理功能。因此，在交互链模型中，我们加入了认知心理层的信息，这使得交互链模型成为一种多维度信息综合模型。

交互链模型中的认知行为包括感性和理性两类：（1）感性行为如情绪态度的流露；（2）理性认知行为包括理解判断（如相信或怀疑）和交际反应（如赞同或反对）。

根据 Buck 的分类方法[7]，情绪态度侧重于精神状态情感，理解判断侧重于认知状态情感，交际行为侧重于社会情感。Sagisaka[16]通过情感语音的感知试验，让受试人写下对感知结果的描述，经过归类和 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模型分析，发现可以把这些评价归为三类：怀疑—确信维度（doubtful-confident）、不可接受—允许维度（unacceptable-allowable）、负面—正面维度（negative-positive）。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本研究除了话语功能外，还增加了对情绪态度、认知判断和交际行为等层面的研究，将“嗯”“啊”话语标记的心理学研究扩展到了这三个模块，看看它们在宏观认知、交际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种综合性、交叉性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 2.3 语料介绍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为汉语普通话自然口语对话语料库 CADCC（Chinese Anno-

tated Dialogue and Conversation Corpus）[22]。该语料库收集了二十多对发音人的即兴口语对话单元，每一个对话单元有两位发音人。语料库语音数据在安静环境采用双通道无线录音设备录制，语音数据格式为 16K 采样率、16bit 精度、单声道 WAV 格式。

录音语料由 4 位经过语言学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了数据标注（一致性率大于 85%），并由另外一名专业人员进行了最后检查和修正。标注软件为 PRAAT。标注内容包含 12 层信息，分别是：汉字、音节拼音、声韵母、发音人信息、副语言学现象（如笑声等）、韵律间断指数（韵律结构）、重音、话轮功能、话轮位置、情绪、认知信息（相信—怀疑）、交际行为（接受—拒绝）等。语音段标注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发布的 SAMPA-C 标注系统，韵律标注采用 C-ToBI 标注系统。标注样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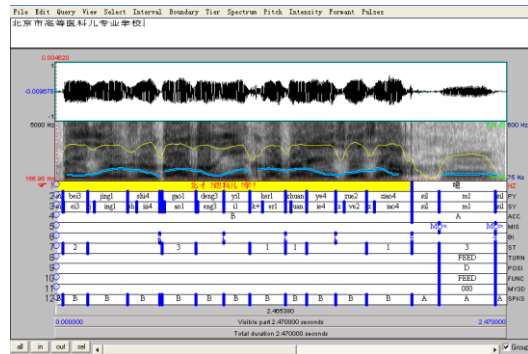


图 2：标注内容样例

本研究从二十多对会话中挑选了六对（三对男声和三对女声会话）进行话语标记研究。使用语音数据量约 3 个小时、42000 音节。

### 2.4 话语标记的基本信息

经过统计，语料中出现过的“嗯”“啊”类话语标记共有 25 种（按近似发音），累计出现 689 次，占总音节数的 1.7%。出现频率最高的六个发音分别是：ng(20%)，e(19%)，a(16%)，ao(12%)，ai(8%)，EA(①)(7%)，累计出现次数占所有该类话语标记出现次数的 82.27%（括号中数字为每种音节的占比）。

由于表音成分在用汉字书写时可以有多种写法[20]，所以按汉字发音进行合并后，发音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嗯”类（ng, en, m, ang, eng, an, 29%）；“呃”类（e, 19%）；“啊”类（a, 16%）；“噢”类（ao, o, 13%）；“唉”类（ai, 8%）；“诶（欸）”类（EA（ê），ei, 8%）；“哟”类（yo, ya, you, 4%）；“嘻”类（hai, 1%）；“呀”类（ya, 1%）；其他类（ha, i, (s-) ii, ou, wo, ye, k, 1%）。

### 3. 话语功能分析

前人研究认为“语用化”是促使话语标记形成的最大动因[26]，但这种“语用”含义显然更加广泛，如有研究把其归纳为语篇构建功能、人际协调功能和语用制约功能三大类[23]。因此，有的学者[25]使用了一个更为笼统的术语“话语功能”来描述话语标记的这种“泛语用”功能。

本研究沿用了“话语功能”这种说法，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25]分析得到了“嗯”“啊”类话语标记的18种话语功能类型[27]，它们分别是（括号中为标注符号）：

- (1) 应声回执(Feed): 听话人对说话人讲话“过程”进行反馈（表示自己在听），但并不表示对其内容的认可；
- (2) 简单确认(Conf): 听话人对说话人讲话“内容”表示确认；
- (3) 思索填词(Thin): 思考该说什么但又不愿停顿时发出的声音；
- (4) 开启话题(Init): 提示要开始说话了；
- (5) 征求意见(Chec): 向对方进行验证或者征求看法，多用问句形式；
- (6) 请求重复(Repe): 请求其重复话语；
- (7) 请求回答(Ques): 请求对方作出回答；
- (8) 自我反问(Seas): 发现自己说的有问题或不确定时反问自己；
- (9) 否定回答(Deny): 表示否定或不同意，声调多用曲折调；
- (10) 自我确认(Seco): 对自己前面说话的肯定或确认；
- (11) 忽然明白(Tumb): 有恍然大悟之感；

- (12) 忽然想起(Sudd): 自己忽然想起某事件；
- (13) 出乎意料(Surp): 表示未想到，感到惊讶；
- (14) 奇怪(Stra): 表示奇怪和不解；
- (15) 感叹(Excl): 有较明显的情感语气；
- (16) 修正口误(Repa): 改正说错的话；
- (17) 加强语气(Emph): 有强调作用，用来引起注意或增强表现力等；
- (18) 难以归类(Pend): 如感到无聊而发的音。

我们发现话语标记的上述话语功能类型和发音类型之间存在一定对应规律，对应关系如下（括号中的百分比为本音节表示该话语功能情况下出现次数占该音节所有出现次数的比率）。

- (1) “嗯”类音节发音变体“ng”主要表达三种话语功能，分别是“应声回执”（56%）“思索填词”（18%）“简单确认”（17%）。
- (2) “嗯”类音节的另一个发音变体“en”则主要表达“思索填词”（62%）。
- (3) “呃”类音节“e”主要表达“思索填词”（80%），其次是“开启话题”（12%）。
- (4) “啊”类音节“a”的功能较多，分别具有“思索填词”（52%）“应声回执”（20%）“开启话题”（9%）和“加强语气”（9%）功能。
- (5) “噢”类音节变体“ao”主要表达功能是“忽然明白”（51%）和“简单确认”（38%）。
- (6) “唉”类音节“ai”主要表达“感叹”（53%）和“加强语气”（25%）。
- (7) “诶（欸）”类音节主要变体EA(ê)主要表达“加强语气”（24%）“感叹”（20%）“思索填词”（22%）。
- (8) “诶（欸）”类音节另一变体“ei”则主要是表达“加强语气”（75%）。
- (9) “哟”类音节变体“yo”主要表“感叹”（71%），大多情况出现在“哎哟”中。  
此外“嘻”（hai）“呀”（ya）主要表达“感叹(excl)”等强烈语气。

#### 4. 情绪信息分析

如前面所述，会话过程除语言信息外，还包含了情绪、认知和交际等多个层面的信息。本部分重点讨论会话中的情绪信息。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情绪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或感情。”（《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前人[9][19]对情绪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有的学者从维度角度来划分情绪，比较有影响力的有 Feeltrace、Cowie 等的二维情绪模型，以及 Wundt(冯特)、Plutchik（普拉奇克）、Zei 等的三维情绪模型。二维模型一般是包括“正面—负面”和“强—弱”两个维度（或者类似概念）。三维模型则会在二维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个控制度（或紧张度）概念。

为了后面计算的便利性，本文情绪层采用了 Feeltrace 的二维模型，也就是从正面—负面（或叫愉悦度）和强—弱（或叫激活度）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在设计标记符号时，采用了下列二维表的符号系统。

表 1：本文情绪层符号表

	负面	中性	正面
高激活度	-2	2	+2
中激活度	-1	1	+1
低激活度	-0	0	+0

我们首先把情绪类型分成“负面情绪”“中性情绪”“正面情绪”三类。正面、负面情绪分别以“+”“-”号开头，中性情绪则不加任何符号。正面情绪包括高兴、喜爱等，负面情绪包括生气、害怕、难过、厌恶、讥讽等情况，中性情绪可以包括无正负取向的惊讶、奇怪等。

然后，每一类情绪又根据其强度分为“高”“中”“低”三级，分别以 2、1、0 表示。这样总的情绪状态可以分为九种（3×3）状态，但是由于正、负情绪激活度很低时，会趋向于中性，所以实际应用中正面低强度（+0）和负面低强度（-0）两种状态可以取消。这样总的标记符号就精简为七类。

结合语料的上下文信息，我们标注了各个话语标记具有的情绪类别和强度，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情绪层数据统计

情绪标记	次数	百分比
+1（正面，中）	13	1.9%
+2（正面，强）	2	0.3%
0（中性，弱）	476	69.1%
1（中性，中）	126	18.3%
2（中性，强）	25	3.6%
-1（负面，中）	44	6.4%
-2（负面，强）	3	0.4%

由数据可知，情绪层标记大部分为中性—低强度（标记 0，69.1%），其次是中性—中强度（标记 1，18.3%），表明发音人间的对话大多是在情绪平静状态下进行，符合语料实际情况。

从情绪层和话语标记发音类型的对应关系看。“嗯”类“呃”类基本是以 0 情绪标记（中性—低强度）为主（比例>90%）；

“啊”类音节“a”情绪标记“0”（中性—低强度）为 67%，但是中等和高强度（激活度为 1 和 2）比例已经上升到 33%；

“噢”类音节 ao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31%；

“唉”类音节 ai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74%；

“诶”类音节的 EA(ə)、ei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75%；

“呀”类音节 ya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75%；

“哟”类音节 yo, yao, you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99%；

“嘻”类音节 hai 的中、高激活度的比例为 100%。

从统计数据看，话语标记和情绪激活度的关系是：**发音越响亮（开口度大），发音越复杂（音节含音素数目多），情绪激活度越高。**

#### 5. 认知信息分析

本部分研究会话过程中的认知信息，具体对应于图 1 会话交互链模型中的“理解、判断”行为。

会话参与者自身知识、经验等认知状态对信疑判断具有重要影响。假如听话人对说话人所说内容具有很高认知程度时（很熟悉），他会很容易地形成确定的判断：相信或者不相信；假如听话人对话语内容具有较低认知程度时（陌生的话题），他会形成犹豫或者怀疑的判断。

我们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程度，是一个连续的状态序列。因此，我们给认知层 5 级标记，分别是+2、+1、0、-1、-2，对应的心理判断是：很确信、相信、不置可否、犹豫（或怀疑）、不相信。

表 3 是认知—信疑层标记出现次数和百分比统计。

表 3： 认知—信疑层标记出现次数和百分比统计

认知标记	出现次数	百分比
+2（很确信）	12	1.7%
+1（相信）	127	18.4%
0（不置可否）	376	54.6%
-1（犹豫）	171	24.8%
-2（不相信）	3	0.4%

## 6. 交际功能分析

交际功能主要指会话者在会话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接受或拒绝的态度，对应于图 1 会话交互链模型中的“话语、行为”部分。在该层，我们也给出 5 级标记：+2、+1、0、-1、-2，分别对应的交际行为状态是：赞同、接受、不置可否、犹豫、拒绝。在语料中，交际功能类别和频率如表 4 所示。

表 4： 交际功能层符号出现次数和百分比统计

交际功能	出现次数	百分比
+2（非常赞同）	13	1.9%
+1（接受）	175	25.4%
0（不置可否）	399	57.9%
-1（犹豫）	96	13.9%
-2（拒绝）	6	0.9%

表中，中间状态“不置可否”的情况最多，向两个极端（“非常赞同”和“拒绝”）方向频数不断下降：+2（非常赞同，1.9%），+1（接受，25.4%），0（不置可

否，57.9%），-1（犹豫，13.9%），-2（拒绝，0.9%）

下面是一个例子，话语标记后边中括号的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了情绪、认知（信疑）、交际（接受—拒绝）的标记。

A: 诶[2, +1, +1], 结果下星期三又去了。  
就嗯[-1, 0, 0]名单儿就都打在那儿了，一看他这已经到二班去了。

### 例 2： 情绪、认知、交际标记举例

其中第 1 个话语标记“诶”起强调作用，语气很强（激活度高），中性语气，所以标记为“2”（中性情绪高激活度）；认知—信疑标记“+1”表示相信；交际功能标记“+1”表示认可。第 2 个话语标记“嗯”表示对结果有些失望，带一定负面的感情色彩，所以情绪标记为-1（负面情绪中激活度）。

## 7. 交互关系分析

本部分我们将分析“嗯”“啊”类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交际行为四个方面的交互关系。

### 7.1 话语功能和其他三层的交互关系

如前面提到的，话语功能是一个侧重于语用层面但含义更为广泛的术语。它的分类依据中包含了很多情绪、认知和交际层面的信息。

在本部分，我们将考察各种话语功能类别和其他三个层面的交互关系。借鉴语言学中著名的“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理论的代表方法，我们从情绪、认知和交际三个层面对话语功能的属性进行了标注——凡某种话语功能在某个层面具有强烈属性的(1 级及以上标记占优)，我们会用“+”号标示出来。我们暂且把这种表示方法称为“区别性”特征（Distinguishing features）。表 5 是各层信息间的交互关系表。

表 5: 话语功能和其他三层的交互关系

话语功能	情绪	认知	交际
应声回执			+
简单确认		+	+
思索填词		+	+
开启话题			+
征求意见			+
请求重复			+
请求回答			+
自我反问	+	+	
否定回答		+	+
自我确认		+	
忽然明白		+	
忽然想起	+	+	
出乎意料	+	+	
奇怪	+	+	+
感叹	+	+	+
修正口误			+
增强语气	+	+	+

从表 5 可以发现, 17 类话语标记分别在情绪、认知、交际等不同维度上有所侧重, 可以表示为不同维度上的特征组合。

从情绪层统计结果看, 大多数话语功能是处在中性情绪的低、中激活度状态。情绪激活度均值接近或者超过 1 (中等强度) 的有: 忽然想起 (1.22)、感叹 (1.13)、出乎意料 (1.09)、奇怪 (1.00)、自我反问 (1.00)、增强语气 (0.91)。

从话语功能类别和认知信息的交互关系看, 按照从相信到怀疑的趋势排列大致为: “忽然明白 (恍然大悟)” (tumb) > “简单确认” (conf) > “应声回执” (feed) > “话语起始” > “思索填词” (thin) > “奇怪” (stra) > “出乎意料 (惊讶)” (surp)。

从话语功能类别和交际功能的交互关系看, 按照从接受到拒绝的趋势排列大致为:

“忽然明白 (恍然大悟)” (tumb) > “简单确认” (conf) > “话语起始” > “应声回执” (feed) > “思索填词” (thin) > “出乎意料 (惊讶)” (surp) > “奇怪” (stra)。

此外, 综合三个层面的“区别性”特征组合, 不难发现话语功能可以聚合为一些特征相似的大类, 包括:

(1) 仅起交际作用的功能类: 应声回执, 开启话题, 征求意见, 请求重复, 请求回答, 修正口误;

(2) 带有认知判断的交际功能类: 简单确认, 思索填词, 否定回答;

(3) 交际性弱, 侧重内在认知的功能类: 自我确认, 忽然明白, 以及自我反问、忽然想起和出乎意料 (后三类常带有较强情绪层属性);

(4) 在三层都有特征的功能类: 奇怪, 感叹, 增强语气。

## 7.2 认知层和情绪层的对应关系

在上一部分的交互性研究中, 我们相当于把话语功能“映射”到了情绪、认知和交际三个维度上。理想的映射关系中, 映射的三个维度之间最好呈“正交”关系, 即相关性彼此为 0。但是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绝对正交的维度。在以下部分, 我们将探讨情绪、认知和交际这三个维度信息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首先, 我们统计了认知 (信疑) 层和情绪层的对应关系。因为它们基本符合类似正态分布的规律, 所以二者的交集呈现中心集中的特征, 结果见表 6。

表 6: 认知层和情绪层对应关系

情绪 \ 认知	情绪							合计
	-2	-1	0	1	2	+1	+2	
-2	0	2	0	0	1	0	0	3
-1	2	9	130	22	8	0	0	171
0	1	28	271	62	7	6	1	376
+1	0	5	72	34	8	7	1	127
+2	0	0	3	8	1	0	0	12
合计	3	44	476	126	25	13	2	689

在 Pearson 相关分析中 (以下简称相关分析), 认知层和情绪层的极性 (正、中、负) 的相关系数为 0.109 (显著性水平  $\alpha=0.01$ ); 认知层和情绪层的激活度 (高、

中、低)的相关系数为 0.112 (显著性水平  $\alpha=0.01$ )。因此, 可以认为认知层和情绪层之间相关性很微弱 (或不存在相关性)。

### 7.3 交际功能层和情绪层的对应关系

我们统计了交际功能层 (接受—拒绝) 和情绪层的对应关系, 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交际功能层和情绪层对应关系

情绪 \ 交际	-2	-1	0	1	2	+1	+2	合计
-2	2	1	1	0	2	0	0	6
-1	1	15	43	31	6	0	0	96
0	0	27	310	44	10	7	1	399
+1	0	1	119	43	5	6	1	175
+2	0	0	3	8	2	0	0	13
合计	3	44	476	126	25	13	2	689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 交际 (接受—拒绝) 层和情绪层的极性 (正、中、负) 相关系数为 0.249 (显著性水平  $\alpha=0.01$ ) ; 接受—拒绝层和情绪层的激活度 (高、中、低强度) 相关系数为 0.245 (显著性水平  $\alpha=0.01$ )。可以认为交际层和情绪层之间相关性很微弱 (或不存在相关性)。

### 7.4 交际功能层和认知层的对应关系

我们统计了交际功能层 (接受—拒绝) 和认知层 (相信—怀疑) 的对应关系。

表 8: 交际功能层 (接受—拒绝) 和认知层 (相信—怀疑) 的对应关系

相信—怀疑 \ 接受—拒绝	-2	-1	0	+1	+2	合计
-2	2	3	1	0	0	4
-1	1	69	26	0	0	95
0	0	96	276	27	0	399
+1	0	3	73	99	0	175
+2	0	0	0	1	12	13
合计	3	171	376	127	12	686

从表 8 不难看出, 交际功能层 (接受—拒绝) 和认知层 (相信—怀疑) 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正相关 (显著性水平  $\alpha=0.01$  时, 相

关系数=0.68,) 这虽然使得两个信息层不够“正交”, 但却反映了一个现实世界的规律, 即“相信对方的话”和“接受对方的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怀疑对方的话”和“拒绝对方的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 8. 结论

话语标记的重要特点是多层面、多系统、多领域性[24], 本研究从跨学科角度出发, 探讨了会话过程中语言、心理、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

本文以话语标记的关联理论为依据, 以会话交际链模型为框架, 以“嗯”“啊”类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该类话语标记的语音类型及其具有的 18 类话语功能, 建立了情绪层的二维标记体系 (愉悦度/激活度)、认知层 (相信—怀疑) 的五级标注系统和交际行为层 (接受—拒绝) 的五级标注系统, 并分析了话语标记在这四个方面的分布规律及各个维度之间的交互性规律。

研究发现: (1) 不同话语标记在情绪、认知、交际等不同维度上各有侧重, 具有不同维度上的区别性特征; (2) 从情绪层看, 情绪激活度和话语标记的发音响度、复杂度呈正相关; (3) 情绪层与认知 (信疑) 层、交际层 (接受—拒绝) 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4) 交际层 (接受—拒绝) 和认知层 (相信—怀疑) 表现出了显著正相关, 即是否“相信对方的话”, 和是否“接受对方的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本研究验证了话语标记功能的多层面性, 并分析了不同层面的关联、交互特性, 对于深化对话语标记的认识有参考价值。

## 9. 参考文献

- [1] Blackmore, D. 1987.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Oxford: Blackwell.
- [2] Blackmore, D. 1990.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Para session on the Legacy Of Grice, 363-370.
- [3] Blackmore, D.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 [4] Blackmore, D. 1997. Non-Truth Conditional Meaning. *Linguistische Berichte* 8, Special



- Issue on Pragmatics, 92-102.
- [5] Blackmore, D. 1998. So as a Constraint on Relevance. In Kempson, R.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Brennan, S. E., Williams, W. 1995. The feeling of another's knowing: Prosody and filled pauses as cues to listeners about the metacognitive states of speaker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4, 383-398.
- [7] Buck, R. 1999. Biological affects: a typ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301-336.
- [8] Clark, H. H., Fox Tree, J. E. 2002. Using uh and um in spontaneous speaking. *Cognition*, 84, 73-111.
- [9] Cornelius, R. 1996. *The Science of Emotion: Research and Tradi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Prentice-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 [10] Dingemanse, M., Torreira F., Enfield, N. J. 2013. Is 'Huh?' a universal word? Convers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items. *PLOS ONE*. DOI: 10.1371/journal.pone.0078273
- [11] Fox Tree, J. E. 2001. Listeners' uses of um and uh in speech comprehension. *Memory and Cognition*, 29(2), 320-326.
- [12] Fox Tree, J. E., Schrock, J. C. 1999. Discourse markers in spontaneous speech: Oh what a difference an Oh make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0, 280-295.
- [13] Fraser, B. 1998. Contrastive discourse markers in English. In *Discourse Markers: Descriptions and Theory* edited by Jucker and Ziv. *Pragmatics & Beyond New*, John Benjamins.
- [14] Jucker, A. S. & Y. Ziv. 1998. *Discourse Markers: Description and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4.
- [15] Redeker, G. 1991. Review article: Linguistic markers of discourse structure. *Linguistics*. 29:1139 - 1172.
- [16] Sagisaka, Yoshinori. 2006. Towards computing phonetics, 《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坛论文集》。
- [17] Schiffrin, D.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Schiffrin, D. 1992. Discourse Marker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ed. W. Brigh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1-364.
- [19] Shaver, P., Schwartz, J., Kirson, D., O'Conner, C. 1987. Emotion knowledg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a prototype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61-1086.
- [20] 陈建民 (1984) 《汉语口语》。北京: 北京出版社。
- [21] 冯光武 (2004) 汉语语用标记语的语义、语用分析。《现代外语》第 1 期, 24-31 页。
- [22] 李爱军、殷治纲、王茂林、徐波、宗成庆 (2001) 口语对话语音语料库 CADCC 和其语音研究。《新世纪的现代语音学——第五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蔡莲红、周同春、陶建华主编)。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3] 乔淑霞 (2012)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探析,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第 12 期, 18-23 页。
- [24] 鲜丽霞、李月炯 (2015)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综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122-127 页。
- [25] 许家金 (2005) 青少年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6] 殷树林 (2012) 论话语标记的形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5 卷第 2 期, 133-138 页。
- [27] 殷治纲 (2007) 汉语口语会话中的“嗯”“啊”类话语标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殷治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实验语音学、语料库语言学、多模态语言学等。  
E-mail: yinzhg@cass.org.cn

[本文原载《中国语音学报》第9辑, 2018年]